



黃麗如

出生：民國年六十四年生

學歷：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研究所碩士

現職：文字工作者

獲獎紀錄：第二屆全國大專學生文學獎劇本組第二名、創世劇本獎首獎

舞臺劇劇本 第2名 墓園記事

創作理念

過去一直覺得清明掃墓是一件極公式化的事，直到這幾年和整個家族見面的機會變少，「掃墓」成為大夥交換生活近況的最好時分，回憶的場景也在那個時候最清晰：關於墳墓中祖先的種種、關於掃墓者的生活變化……一年得到一次重整，也得到新的體會。

至於女人，一直是我關注的主題，三個不同世代的女人齊聚，必定有動人的情事。

墓園記事

劇情大綱

關於一個三代女人的故事。婆婆、媽媽、雲兒三人每年總有一次隆重的聚會——掃墓，他們的掃墓日，隨著婆婆精神狀況與思念的情形而有所不同，從公定的清明節、以致於中秋節、最後在一個冬天。每一回掃墓，每個人都有些轉變：年紀、想法、脾氣……；關於墳墓裡頭的那個人的故事，也隨著每一次的掃墓而有不同的發現。原來，只是執行例行公事的墓園，成了三個女人交換心事、凝聚感情的方位。

人物表

婆婆 75 歲，坐輪椅（第一場的年紀）

媽媽 50 歲，婆婆之女（第一場的年紀）

雲兒 27 歲，媽媽之女（第一場的年紀）

甲 掃墓客

乙 掃墓客

丙 掃墓客

【時間】

故事橫跨三年，分別發生在春天、秋天、冬天

【舞台】

寫意的墓園。有一棵姿態美麗的樹，看樹的枝葉、花朵，可察覺到季節。這個墓園白天是適合野餐的，有青青草皮，常有飛機從墓園上飛過。

【序場】

飛機上。可在墓園表現，A由婆婆扮演、B由媽媽扮演，雲兒推著餐車。

雲兒：（幫A為上餐巾，做出專業的空姐姿態）您要雞還是魚？

A：雞。

雲兒：紅酒、白酒？

A：茶。

雲兒：請慢用。（走向B）太太，需要為您服務嗎？

B：給我一杯白蘭地。

雲兒：請。

B：（很快的喝完）再給我一杯。

雲兒：請慢用。

B：（一口飲盡）小姐，我還要。

雲兒：太太，妳還好嗎？這是第三杯了。

B：我要慶祝，今天我贏了一場官司。

雲兒：恭喜。

（停頓）

B：為什麼贏了，我卻不開心？

雲兒：太太，為了您的安全飛機上請別喝太多酒。

B：小姐，我有一個女兒跟你差不多大，她也是當空姐。我常想，我花了半輩子的力氣養她，就是把她送到天上去嗎？花了大半輩子的努力，老公跟別的女人跑了，女兒跑到天上，我的努力到底爲了什麼。妳知道嗎，我賺了一輩子的錢，好不容易買棟房子，四房兩廳兩衛的喔，可是，可是沒人住，只有我和我媽，其他房間都是養蚊子。妳說，我這一輩子到底贏了什麼？一開始，就是我和我媽，現在還是我和我媽媽。我這輩子到底贏了什麼？

（A按呼叫鈕，叮——咚——）

雲兒：夫人，需要我爲您服務嗎？

A：再給我一杯茶。

雲兒：好。

A：你們有沒有茉莉香片？

雲兒：抱歉，沒有。我們只有鐵觀音和凍頂烏龍。

A：喔，他最喜歡喝茉莉香片。每年新茶來的時候，我們都會花一個下午品茶……

雲兒：夫人，請問要鐵觀音還是凍頂烏龍？

A：他是坐飛機走的。四十年前的今天。我每年今天都會來坐飛機，想他在爆炸的時候是喝什麼茶？吃什麼餐？是雞還是魚？他不喝酒，應該是喝茶吧！什麼茶？（停頓）他旁邊坐的是誰？我爲什麼不知道他那一天要坐飛機？我太忙了嗎？

雲兒：請問要喝鐵觀音還是烏龍茶？

A：（啜泣）不用了。

（燈暗。）

【第一場】

地點：墓園

時間：清明

婆婆：草好長。

雲兒：土葬真的很麻煩，既佔土地又要人來清理，以後我才不要土葬。

媽媽：妳的墓碑都看不清字了。

婆婆：沒想到我還活那麼久。三十幾年前買的墳都荒涼了。

雲兒：妳真的要埋在這嗎？又偏僻，而且土裡面有蟲，全身被蟲咬妳不怕嗎？平常一隻蚊子叮妳就叫的要命，何況是被蟲吃到只剩白骨。妳真的要葬在這裡？

婆婆：怎麼，妳想把我燒掉呀！我再說一次，也是我求你們，不要把我燒了，我最怕火了。我答應要和他葬在一起，我怎麼能不陪他。

雲兒：他生前不多陪妳，死後才糾纏妳，太遲了。（停頓）妳不會和他發下毒誓吧？生的時候不能在一起也要死的時候葬在一起。

婆婆：什麼毒誓！

雲兒：你看他孤枕難眠的躺了快四十年，搞不好寂寞難耐找其他人……

婆婆：死丫頭。我們的感情可不像你們這些小朋友那麼隨便……

雲兒：對對對，我們隨便！

婆婆：妳、妳、妳真的是越大越會和婆婆打哈哈！

媽媽：都二十幾歲的人了，還和老人家鬧著玩。

(停頓。)

媽媽：對面山頭的房子都蓋滿了。

雲兒：原來還可以看到山峰，現在完全看不見。(婆婆滑到一平台的右方，安靜、專注的望著前方，神情好像在跟人說話。)

媽媽：三十年前，婆婆還打算在那裡買棟房子，這樣一開窗就可以看到這裡。

雲兒：還好沒買，要不然真的很恐怖，一開窗看到的是整個山頭的墳墓。

媽媽：婆婆呢？

雲兒：在那邊情話綿綿。

媽媽：每次都這樣。

雲兒：爲什麼每年都要來，真的很無聊！這次爲了來掃墓，我調班調的亂七八糟，才軋出這個空檔。

媽媽：一年就這麼一次！

雲兒：問題是我根本就沒有見過外公，拜一個素昧謀面的人……

媽媽：也不能這麼說，(停頓)一年就這麼一次，你陪婆婆的機會也不多了。

(停頓)

雲兒：婆婆太癡情了。(停頓)這樣很像八點檔的女人，上一次床就把對方想念一輩子。

媽媽：你在嘀咕什麼。一年順一次她的心，她平常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，就只是要我們陪她每年來這裡一次。

雲兒：她的感情太崇高了。

媽媽：嗯，不像你，一直換、一直換。

雲兒：你們怎麼都這樣說！我的感情當然也很崇高，要不然我幹嘛一直嘗試，就是一直沒碰到最好的，所以才要試每一種可能性啊！

媽媽：你不認真，怎麼找得到。(停頓)吃得飽最重要，找一個靠得住的人，讓你生活充裕或許比較重要。

雲兒：爸爸不也是讓我們吃飽喝足，可是妳還不是……

媽媽：不要講那個人了！

婆婆：（輪椅緩緩的滑到媽媽與雲兒身邊）在說誰呀？

媽媽：在說妳啊，妳又在跟誰說話了。

婆婆：現在是我跟他的中場休息，他叫我不偷看，他要拿一件禮物給我。每次都這樣，每次他出差回來都會帶禮物給我，上回他買件蘋果綠水鑽盤花短旗袍給我，我跟你們說喔，在台灣已經找不到那種樣式、那種縫工，而且他總是找最適合我的東西，那種只有我才搭的上的衣服，你們知道嗎，他說只有我才能穿出衣服的生命，他的眼光啊，哎，我活到現在還沒碰過比他還了解女人衣服的男人，那種品味、眼光，哎，走太早了！（停頓）你們知道嗎，他說我這回來，腳步好輕盈，還有弧線，（玩弄著輪椅、轉圈）很像冰上滑冰的選手，妳們看，是不是？（有點吃力的滑動著輪椅）很美吧！他說他可以循著這弧線追到我。喔，他快來了，我要讓他追，（吃力的轉動輪椅）

雲兒：我幫妳。（扳著輪椅的後手把，快速的推動）

婆婆：好像在飛。

雲兒：來，更快些！

婆婆：好快好快。

雲兒：怕嗎？

婆婆：我怎麼會怕？

雲兒：他追上了沒？

婆婆：他？

雲兒：嗯？

媽媽：跑那麼快，他怎麼追的上。停下來、等一等，他一會就來，妳走太快，他會找不到妳喔！

婆婆：他一定找的到我。每次我躲起來，他都找的到。

媽媽：來，妳在這裡不動，他就會來。（幫婆婆整整頭髮）看都出汗了，再吹風，會著涼喔！

婆婆：好啦！你們、你們到一邊站，你們在這裡，他就不敢來找我，你們在這裡，

他也不好意思找我跳舞。

雲兒：可是，可是我也想和他跳舞。

婆婆：死丫頭。你們別壞了我的好事！

雲兒：好好，我們到旁邊站，不妨礙你們的獨處。

（雲兒和媽媽走到下舞台，婆婆緩緩的移動輪椅，耽溺在自己的世界）

雲兒：也許根本就沒有完美的情人。如果外公沒死，婆婆一定也是和他吵吵鬧鬧一輩子。（停頓）當標本總是會讓人懷念的。

（停頓。）

媽媽：她的世界在離開他以後就封閉了，四十幾年了……

雲兒：其實她早就躺在裡頭。

（停頓。）

媽媽：她、她或許這樣會比較快樂，也不一定。

雲兒：難道和我們在一起就不快樂嗎？

（停頓。）

雲兒：妳呢？

媽媽：什麼？

（停頓。）

雲兒：掃墓穿成這樣，好像要參加喜宴。

媽媽：這就是她的喜宴，我們就是觀禮人。

雲兒：每年都要上演一次這種戲碼。

媽媽：嗯。

（沈默。）

媽媽：妳……

雲兒：（幾乎同聲）妳……

（兩人笑。）

雲兒：妳說。

媽媽：嗯，妳還很忙？

雲兒：嗯。

媽媽：飛來飛去的。

雲兒：嗯。（停頓）如果婆婆走了，我們還會來這裡嗎？

（停頓。）

媽媽：會吧！

（沈默。）

雲兒：妳在想什麼？

媽媽：沒有。

雲兒：婆婆在哭。

媽媽：每次都這樣。

雲兒：外公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？

媽媽：不知道。都是聽婆婆說。我剛上小學他就離開了。

雲兒：妳會不會想念他？

（停頓）

媽媽：會嫉妒別人有爸爸。

（停頓。）

雲兒：爸爸有來過嗎？

媽媽：他喔，一次，剛結婚的時候。

雲兒：他現在在幹嘛？

媽媽：我也不知道。聽說這幾年老往大陸跑。

雲兒：包二奶啊？

媽媽：不知道！是的話也好，讓那個女人氣死！

雲兒：妳就不氣？

媽媽：有什麼好氣，和我有什麼關係！

（停頓。）

雲兒：那妳為什麼不離婚，這樣搞了二十幾年，妳開心嗎？

媽媽：這跟開心不開心沒關，是爲了一口氣！

雲兒：氣？妳不是不氣了嗎？

媽媽：妳管好妳自己的事就好。

雲兒：每次講到這個妳就不理智。

媽媽：理智？如果我不理智我還能撐起這個家嗎？如果我不理智，還能讓妳安穩穩的讀到大學畢業？如果我不理智，我怎麼去應付婆婆龐大的醫療費？妳這個成天在雲端上飛來飛去的人，反倒說我這個腳踏實地的人不理智！

雲兒：何苦？幹嘛弄的自己不開心！

媽媽：我很開心啊！

雲兒：妳就是ㄍㄟ著不讓他們名正言順的在一起。

媽媽：我、我是爲了妳，讓妳有個爸爸，妳結婚的時候，喜帖才能燙金的印著他的名字，讓別人覺得我們家庭美滿。

雲兒：夠了，不要都說爲了我，也不要想的那麼遠。讀書的時候，不離婚也是說爲了我；現在我都出社會了，不離婚還說是爲了我。妳不用爲了我，想想妳自己，爲妳自己做些事吧！

（停頓。）

媽媽：也是，我幹嘛爲妳呢？妳又不在身邊，越大距離越遠，遠到天上去，妳不開心，就飛到天上去，什麼都看不到，只有藍天白雲，落的乾淨。

雲兒：媽！

媽媽：婆婆呢？

雲兒：她在那裡滴滴咕咕好久，好像有說不完的話。（停頓）她會不會以為外公還活著。

媽媽：最近她常和他說話。她的頭腦越來越不清楚。過去的事記得清清楚楚，但是現在發生的事卻是一片模糊。好幾次她去上廁所，都忘記怎麼把門鎖打開，傻傻的被困在廁所裡。

雲兒：說不定她真的看得見外公、他們真的可以交談。

媽媽：這樣她或許會快樂一點。

（停頓。）

婆婆：喂，你們杵在那幹嘛。

雲兒：喔，她送妳什麼？

婆婆：祕密。

雲兒：給我看嘛！

婆婆：不行，這是祕密，只有我看得見。來幫我把花撒上去。

媽媽：妳跟他說什麼？

婆婆：也沒說什麼，講講今年發生的事啊！沒講什麼。

雲兒：他還好吧！

婆婆：很好啊，我們每年都來看他，他很感動。他說今年是妳的戀愛年，妳會有好的歸宿。

媽媽：他有說我什麼嗎？

婆婆：沒有。（停頓）告訴婆婆妳是不是有對象了？

媽媽：她哪一年沒有對象，沒有一年是一樣的。

雲兒：怎麼又講到這個無聊的話題。

媽媽：婆婆是關心妳。妳年紀也不小……

雲兒：你們搞的好像女人一生出來就要嫁人似的。好像我不嫁出去，這就不算是一個家。

婆婆：女人家就是要有好的歸宿，沒有歸宿像什麼樣子。

雲兒：妳這個樣子不好嗎？

婆婆：我可是有好歸宿。（停頓）要不要婆婆幫妳介紹？

雲兒：不用了。

（停頓。）

媽媽：怎麼，現在跟誰在一起？

雲兒：跟誰在一起不重要。

婆婆：當然重要，帶回來給婆婆看看，婆婆看人一向很準的。

雲兒：喀什米爾人。

媽媽：喀什米爾？在哪裡？黑人還是白人？

雲兒：印度北邊、尼泊爾隔壁。

婆婆：他曾經買給我一件喀什米爾製的羊毛披肩，很暖、披著他好像就被他抱著。

雲兒：對，他們的羊毛製品很有名，品質很好。

媽媽：黑的白的？

雲兒：黃種偏白。怎麼，妳怎麼像問動物一樣問我的交往對象。

媽媽：我是關心妳啊！

雲兒：妳的關心好像拿著秤子在秤一個東西的重量。

婆婆：哎，不要在他面前鬧脾氣。來，怎麼認識的？

雲兒：在加德滿都，他開一家藝品店，我想買一些小東西回來送你們，就走到他的店裡。他知道我是從台灣來的，就將店裡的尼泊爾名謠換成張清芳的CD，他說他在台灣也有一家藝品店，在嘉義。收音機傳出來的是張清芳的Men's Talk，他說他很喜歡這首歌，要我翻譯給他聽。他泡著從台灣帶去的阿里山高山茶，張清芳、高山茶，我們就這樣聊著聊到整個泰米爾區的人潮散去，聊到隔壁店家紛紛拉下鐵門……

媽媽：妳就這麼放心的和陌生人聊天。

雲兒：反正等飛機，有人陪聊天更好。

婆婆：在布庄不也是這樣，看對眼了，就放他喜歡的歌、沏他愛喝的茶。（停頓，輕輕的吟唱“魂縈舊夢”媽媽和雲兒，繼續話題）花落水流，春去無蹤，只剩下遍地醉人東風。桃花時節，露滴梧桐，那正是深閨話長情濃。青春一去，永不重逢；海角天涯，無影無蹤。燕飛蝶舞，各分西東，滿眼是春色，酥人心胸。

媽媽：妳都不怕嗎？

雲兒：怕什麼？

媽媽：讓人騙。

雲兒：有什麼好騙呢？這幾年工作下來，我越來越相信陌生人的好意。

媽媽：妳太善良了，會被欺負。

雲兒：妳不要把人都想的哪麼壞嘛！

媽媽：我現在除了相信妳，我還能相信誰。

雲兒：放手吧！折騰了二十幾年，妳得到什麼。爸爸對我們沒什麼不好，他只是做錯了一件事，背叛妳。妳折磨他們，也折磨自己。

婆婆：（白）花落水流，春去無蹤，只剩下遍地醉人的東風。玫瑰般的美麗，夜鶯似的歌聲，都隨著無情的年華消逝。啊！我到哪兒尋找我往日的舊夢，只剩下滿腹的辛酸，無限的苦痛。

媽媽：他以前也不是這樣子啊！我們也是談了一陣的戀愛才結婚。怎麼會這樣？年輕時候的事情，都是夢嗎？我到底要相信誰，我可以相信妳和妳的喀什米爾人嗎？

雲兒：媽，爸都和那個女人同居二十幾年了，小孩都快跟我差不多大，妳到底在爭什麼。既然已經在不同的人生路上，就分道揚鑣。

媽媽：妳大概是坐飛機坐的次數多了，習慣和人告別、習慣和人說再見。

雲兒：我……

媽媽：妳看那個墓碑。

雲兒：怎麼？

媽媽：看到了沒有，上頭寫的「王氏李媽美娥夫人」

雲兒：嗯。

媽媽：我就是不要讓那個女人冠上他的姓！

雲兒：妳在意的就是這個！

婆婆：（唱）青春一去永不重逢，海角天涯無影無蹤。斷無消息，石榴般紅；卻
偏是昨夜，魂營舊夢。

（燈暗）

【第二場】

極簡的料理台

媽媽一隻手拿著無線電，一隻手拿菜刀蹂絞肉、青菜。

媽媽：不可能。爲什麼每次都要我成全你。我生來就是成全人的，是嗎？成全你做個好老婆，讓你跟情人快樂的在一起。成全媽媽，走她希望我走的路；成全女兒，不要干涉她的生活。我不是菩薩。你知道？（用力且大聲的蹂菜）蹂肉，包水餃，雲兒今天要回來。沒關係。你說。你每年的生日賀詞可不可以有點變化，每年都在我生日的時候打電話來說要離婚。「離婚」是禮物是吧！我不要談什麼膳養費。我圖你什麼？我是不圖你什麼。20幾年了，要圖你什麼也早拿到了。喔。今天的豬肉肉質好像沒那麼好，好多韌帶，餃子肉太瘦不香，太肥又太油，嗯，我有聽啊。移民是吧！你等一下，這條筋好難切，怎麼切不斷，什麼？你以爲什麼都很好斷嗎？一斷了，就有新生活嗎？豬肉蹂爛了也不會立刻變成水餃。那個流鼻涕的小子要出國讀書關我屁事？你們要全家過去。全家？你們已經是個家啦！爸爸、媽媽、小孩，好甜蜜，只是爸爸媽媽沒結婚，爸爸和另一個阿姨有婚約。沒有。爲了你們？那我們家呢？嗯。今天力道太猛、不均勻，再剁下去這團肉都可以做貢丸了。嗯。喔。這一陣子高麗菜好貴，哎，這次的水餃真的事高成本。理智？怎麼突然大家都對我這個無愧良心的人談起理智。她拿到綠卡關我什麼事。放了你？你不覺得你的口氣越來越像八點黨偷腥男人的口吻嗎？好，好，我明年過生日你再打來問我好了。呵，我會快樂嗎？（用力的按掉無線電，全心全力的蹂肉、蹂菜、燈漸暗）

【第三場】

地點：墓園

時間：秋天

媽媽正在做氣功，婆婆無所事事的看著四周。

婆婆：雲兒還沒來。

媽媽：快來了，她從機場趕來，會慢些。

婆婆：還不快些，過了時辰就不好了。

媽媽：她說等不及的話，我們就先拜，她最後再上香。

婆婆：什麼？這丫頭怎麼越大越不負責任，今年的貢品是她準備的，結果搞到現在人都還沒出現，貢品沒來，我們怎麼拜！

媽媽：旁邊的野花摘摘就可以拜了。

婆婆：這怎成禮數，妳怎麼也變得那麼隨便。

媽媽：掃墓重心意，現在還有誰大費周章的掃墓，越簡單越隆重越好。

婆婆：這成何體統，簡單就不會隆重！早知道昨天就不要信妳那一套，說什麼讓他嚐嚐新口味，吃吃看雲兒帶回來的空中巴士套餐，妳看，他一年可以吃一次的家鄉菜的機會就讓你們給破壞了。

媽媽：每次都是那幾道菜，什麼乳腐肉、干煸筍尖、砂鍋香糟雞、蔥烤鯽魚、無錫排骨、紅燒下巴，爸爸閉著眼睛都知道妳拿什麼菜。不過也真的是閉著眼睛，妳不覺得沒什麼創意嗎？

婆婆：一年吃一次怎麼會膩，一年吃一次家鄉菜算是可憐吧！吃飯這種事怎麼能夠精簡。空中巴士的套餐怎麼比得上上海菜，妳知道嗎，上海菜以烹製清鮮、刀工精細、燉煮火候為主要特色，而且烹調手法有紅燒、煨、烤、炸、

蒸、炒、溜、爆這些方式，口味上有香、脆、鬆、肥、濃這五滋，味道上有酸、甜、苦、鹹、辣、鮮這六味。還有什麼菜比海派料理更繁複、更費心力。

媽媽：越繁複就越不健康！

婆婆：給死人吃的有什麼好不健康。

媽媽：可是最後妳還不是餵自己的五臟廟。

婆婆：吃美食有什麼不對！盡吃些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玩意兒，人生還有什麼樂趣。妳知道嗎，吃飯是一種藝術，現在搞什麼生機飲食、健康、間單，還不是你們這些家庭主婦懶得煮飯的藉口。

媽媽：這都是有醫學考量的。

婆婆：妳什麼時候開始那麼注意養生，什麼圓極舞、龜壽功、香功、氣功、太極劍什麼都來，肉也不吃開始吃素，怎麼，要成仙啦！清心寡慾的，把任何地方都弄的像道場一樣。

媽媽：人要會照顧自己，身、心、靈健康，生活才暢快！

婆婆：那我的腳廢掉了，是不是就不暢快。

媽媽：媽，怎麼這麼說，來，妳在輪椅上也可以運氣，跟我做，來吸氣、吐氣、吸氣、吐氣，專心做的幾回，會讓心情比較放鬆。

婆婆：我哪個時候不是吸氣吐氣，我不這樣不是掛了嗎！

媽媽：專心點，不要跟我拌嘴。專心到一種地步，妳的思緒就不會被一些瑣事干擾，心情也會比較平靜。

婆婆：（專心的吐納數次）ㄟ，正雄今年來不來？

媽媽：（突然岔氣）談他幹嘛！

婆婆：我還以為妳真的是清心寡慾、六根清淨，看來氣功、吃素都是幌子，一講到這個人妳就不行了。

媽媽：媽，我專心的教你調養身體，妳卻在胡鬧。

婆婆：我是在驗收。

（媽媽不理婆婆，逕自做自己的姿勢）

婆婆：妳和正雄的事到底弄清楚了沒？跟別的女人勾搭的男人有什麼好珍惜的？
妳還愛他嗎？

（媽媽裝著沒聽見，繼續做氣功，喉頭發出很大的聲音）

婆婆：妳還愛他嗎？（停頓）我們家的女人就是太純情，一碰到喜歡的，就掉下去，我是因為妳爸爸人還不錯，所以沒吃到虧，像妳這樣就不值得，二十幾年折磨他也折磨自己。哎，妳爸爸不在，就少了一個會看人的長者，要不然他應該可以瞧出正雄適不適合妳。（停頓）正雄看起來也是一表人才，老實老實的，唉，怎麼會……，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錯人。真的是苦了妳。（停頓）雲兒這一部份就比較不一樣，這丫頭有我們的純情，可是卻不專情。唉，這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。

（媽媽持續做氣功，吐氣時發出更大且有些淒厲的聲音）

婆婆：怎麼，生氣了。（停頓）妳從小就這樣，事情悶在肚子裡不說，妳以為妳不說我就不知道嗎？好歹也一起生活那麼久，妳不開心，我怎麼會不知道！（停頓）別以為我老了，什麼都不清楚，有些事我確實不清楚，可是有些事我可是清楚的不得了。（停頓）妳的個性根本是他的翻版，唉，可惜妳沒和他生活幾年他就走了，固執、話壓在心裡不說，都一樣、都一樣。

（媽媽的手機響）

媽媽：喂。

婆婆：雲兒嗎？

媽媽：（搖搖頭）喔，謝律師，勝訴。嗯。嗯。我知道，那他那邊是……喔，八個月，緩刑兩年。喔，我知道了。謝謝。

婆婆：怎麼？

媽媽：沒事。

婆婆：妳告他？

媽媽：沒有，是告他們！

婆婆：妳還是在等他回來。

（沈默）

婆婆：二十幾年了，為什麼現在才告。

媽媽：這是遲早的事。

婆婆：既然贏了，就好好慶祝吧！快跟妳爸說。

媽媽：這有什麼好說。

婆婆：那個死丫頭怎麼還沒出現。

媽媽：可能班機 delay 吧！

婆婆：他回來妳會接納他嗎？

媽媽：妳在說什麼？自己的女兒怎麼會不接納。

婆婆：不，我是說正雄。

媽媽：我也沒要他回來。

婆婆：那妳幹嘛這樣。

（沈默。）

媽媽：兩個月前我在拉麵店看到他和那個女人，還有他們的孩子三個人在麵店吃飯。他們沒有發現我。他們交換彼此的麵吃，說說笑笑的，好像一家人。
（停頓）看起來真的是一家人。（停頓）他憑什麼比我幸福？

婆婆：妳不幸福嗎？

媽媽：妳知道嗎，那個畫面就是爸爸、媽媽、小孩，全家福的畫面。

婆婆：我們也是一家人啊，我們也是全家福啊。

媽媽：是啊！我們也是一家人。我們總是在墳墓前團聚。我們不能交換食物，我吃素、妳吃葷、雲兒吃空中巴士的調理包……

婆婆：妳不服氣所以告他。

媽媽：很滑稽嗎？活了半百還在搞這檔事，很滑稽嗎？

婆婆：妳開心就好。

媽媽：反正贏了。

（雲兒上）

雲兒：什麼贏了？

婆婆：我們的空中小姐終於來了。

雲兒：贏到什麼？應該不是什麼好東西，要不然妳們怎麼看起來不怎麼像勝利的樣子。

媽媽：妳的空中巴士豪華餐趕快拿出來，外公都要餓死了。

婆婆：妳媽告妳爸他們，贏了。

雲兒：離婚就好，幹嘛告他。

媽媽：這就是豪華餐？

雲兒：這可是商務艙的料理。離婚不是乾淨俐落，妳為什麼不離婚！

婆婆：多花兩萬塊坐的坐位，吃的就是這樣，像自助餐的餐盒嘛！妳看那肉乾乾扁扁的，青菜一點都不脆，一看就知道是冷凍蔬菜。唉，菜就是要一盤一盤才是菜，這樣子像什麼。

媽媽：媽，這樣才有新鮮感嘛！

雲兒：婆婆，商務艙賣的就是服務，再普通的東西，配上貼心的服務，那個東西看起來也會很高級。

婆婆：什麼都是看起來，唉，你們現在的東西都是只能看不能用。哪像我們以前的老東西，中看又中用。妳看我這雙鞋，穿了二十幾年，還是像新的一樣，高貴、體面，我那時候就是穿這雙鞋和他跳了第一隻舞。妳看，我現在腳不能動了，鞋還不是好好的。

媽媽：好了，來來來，大家來上香吧！

雲兒：離婚啊！幹嘛告他！

婆婆：來跟公公聊聊天，這些事待會再說。

媽媽：妳帶大家拜吧！

（婆婆念念有詞的祭拜，雲兒和媽媽小聲的對話。）

雲兒：贏了，又怎麼樣？他還是愛那個女的，他的心不會因為妳贏了立刻回到妳身邊啊！

媽媽：我總要懲罰他們吧！總不能就讓他們這樣無憂無慮的過了二十幾年。

雲兒：妳不跟他離婚就是最大的懲罰了，他可是求妳求好幾年。

媽媽：我不能一直都那麼順著他的心啊！他說分居就分居，他說離婚就離婚。

（婆婆擲聖杯）

婆婆：唉，沒到。（連續擲幾次都沒到）是不是今年的菜色吃不慣。你的嘴那麼挑，怎麼會習慣這種便當呢？還是習慣我煮的菜喔。（再擲，仍沒到）你們兩個有沒有專心拜呀，他被你們搞的很不開心喔，菜已經很難吃了，還搞些雞飛狗跳的事！專心點，好，希望你保佑我們女人家平安幸福！（再擲。終於成功。）到底發生什麼事？怎麼求那麼久他才答應呢？

雲兒：婆婆不要想那麼多，外公就是在逗你嘛！

婆婆：他一直都很直率呀，很少會猶豫。

媽媽：會不會因為我們是中秋節來，他還不習慣……

婆婆：怎麼會呢？也是他托夢要我中秋節來見他的啊！

雲兒：我還在想今年怎麼會中秋節來掃墓呢！

婆婆：我們是在中秋月圓時定情的。

雲兒：好浪漫喔！

婆婆：你看這戒指，那麼多年了，還像新的。

雲兒：我看。真的很特別！我看看，真的還假的。好硬，是真的？

婆婆：妳小心點，不要吞下去。

雲兒：啊！啊！

媽媽：妳在搞什麼？還好吧！

雲兒：啊！啊！啊！

婆婆：她把我的鑽石吞掉了，吐出來、吐出來……

媽媽：用點力，吐出來。

雲兒：嘔。

媽媽：出來了、出來了。

婆婆：啊，我的鑽石……

雲兒：囁。

媽媽：喝點水。怎麼那麼不小心。那麼大了還什麼東西都往嘴裡塞。

雲兒：誰叫它那麼小，差一點塞到我的牙縫。

婆婆：我的戒指……

媽媽：吐出來就好，來，我幫你戴上……

婆婆：唉，這戒指跟嘴巴好像脫不了關係。

雲兒：妳說什麼，戒指跟嘴巴？

婆婆：這是我們第一次接吻時，從他的嘴裡吐出來的。

雲兒：好激情喔！

媽媽：媽，妳跟小孩說這個幹嘛！

（停頓。）

婆婆：我也把它吞下去。初吻就去掛急診，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吐出來。

（停頓。）

雲兒：嗯，戒指與嘴巴，真的很有紀念價值。

婆婆：戴著它，我就覺得他在我身邊。

雲兒：對呀，他咬住你的手指。

媽媽：沒大沒小。

婆婆：對，好像被他含住一樣。暖暖的、滑滑的……

雲兒：精神性行爲。

媽媽：（瞪雲兒一眼）你講這個就很 high。

婆婆：暖暖的、滑滑的……。他每次送我的禮物都好特別，連給的方式都特別。
（整個人像著魔一樣發愣）

雲兒：婆婆還好吧！

媽媽：她進入另一個世界了。

雲兒：她看起來精神不錯，身體變好了嗎？

媽媽：（搖搖頭）其實頭腦越來越不清楚。不知道怎麼搞的，這個禮拜像是醒過來一樣，說話、做事像以前一樣精明幹練。前幾天吵著要來這裡看看，好像這次不來，就再也沒機會。

雲兒：那麼嚴重。（停頓）我再飛一年半合約就滿了，那時候我可以先休息一陣子，陪妳照顧婆婆。

媽媽：妳放心做妳想做的事，不用為這種事耽擱。（停頓）這幾天我有想過要不要把她送養老院，婆婆越來越需要有人盯著她，前幾天我才出門辦個事，回來看到她把家裡所有的東西收到一個一個的皮箱裡，刀子、電鍋、香蕉，她都丟到皮箱裡。她說她要帶這些東西去找外公。

雲兒：她的後半生就是靠著對外公的回憶撐著。而妳的後半生也是靠著跟爸爸的冷戰撐著。

（停頓。）

媽媽：我的體力越來越不行了，已經抱不動婆婆了，我想我完全抱不動的那一天，可能就要送婆婆去養老院了。

雲兒：國外養老院的風氣已經很健全，老人家有伴、又有的聊，大家都開心。不曉得台灣這邊怎麼樣？

媽媽：也不知道婆婆會怎麼想。（停頓。）現在她眼中的事都是美好的，她已經記不得曾經讓她傷心的事。

雲兒：這樣也蠻好的。像我，每次事情一過，開心的事情記不得幾件，反倒是只記得哀傷的事。

媽媽：妳之前不是問過我外公真的有那麼好嗎？（停頓）其實好還是不好已經不重要，至少他留給婆婆的都是美好的記憶。（停頓）我很小的時候，有一天放學回家，看到門口擺著一雙陌生的繡花鞋，那不是婆婆的鞋子，爸爸的房間燈亮著，唱盤放著葛蘭的歌。爸爸是不聽葛蘭的，他每次都是和媽媽哼著白光的魂牽夢縈。（停頓）可是這些對婆婆已經不重要了，儘管有背叛，婆婆也記不得了。

雲兒：不懂得背叛，就不是男人？不會去遺忘、原諒，就不是女人？

(停頓。)

媽媽：前一陣子有好多妳的電話，好像是不同的男人在找妳。

雲兒：喔，他們找到家裡了。

媽媽：怎麼了？是誰？

雲兒：沒有，普通朋友。

(停頓)

媽媽：妳的普通朋友和男朋友怎麼去界定？

雲兒：分手的是男朋友；沒分過手的是普通朋友。

(停頓)

媽媽：我和妳爸還可以做普通朋友嗎？

雲兒：當男朋友吧！以後用來回憶用。

(停頓。)

媽媽：我去撤掉告訴好了。

雲兒：爸爸的？

媽媽：嗯。

雲兒：那那女人呢？

媽媽：總要讓她吃點苦頭吧！

雲兒：如果妳開心那就好。ㄟ，婆婆在幹嘛？

媽媽：摘桂花。

雲兒：春天撒茉莉，秋天桂花雨，不同時節婆婆有不同道具。(停頓) 婆婆，他今年送妳什麼？

婆婆：他說禮物太大，要下次再給我。

媽媽：他今年說了什麼？

婆婆：他說要跟我跳舞。

媽媽：那妳……

婆婆：我跟他說我今天不想跳。

媽媽：妳以前不是很喜歡跳嗎？

婆婆：可是我現在、現在不想跳。

媽媽：妳要跳我可以扶妳喔！

婆婆：不好啦！

雲兒：婆婆，來，我們來跳舞，我們很久沒跳舞了。

媽媽：以前妳不是常牽著我的手繞圈圈嗎

婆婆：妳還記得啊！

媽媽：來，扶好我的肩，我們起來跳舞。

婆婆：可以嗎？

媽媽：沒問題。

（“魂牽夢縈”的音樂進，婆婆和媽媽緩緩的跳舞。）

（燈暗。）

【第四場】

極簡的料理台

雲兒和婆婆的姿態很像電視購物頻道。婆婆在介紹時，雲兒在旁邊故作姿態。婆婆說話時沒什麼情緒，像報新聞一樣。

雲兒：即日起本航空公司，將推出上海風味餐，讓您乘坐本航線也能吃到道地的上海料理，本公司的空中廚房，將會在飛機上提供熱炒的服務，讓您有色香味俱全的旅程。新菜推出，我們請一位老上海婆婆，為我們介紹本航空公司的料理。

婆婆：首先為各位介紹這道乳腐肉，這又稱為玻璃肉。

雲兒：婆婆，這有什麼特色呢？

婆婆：這道菜是用上等的紅豆腐乳、五花肉和多種材料製成，香味別緻、醇厚入味，據說乳腐肉是因為乾隆皇帝下江南時，品嚐過此菜而得名。

雲兒：各位乘客，這就是乳腐肉，又稱玻璃肉。來，我傳下去讓大家品嚐。

婆婆：至於這一道則是干煸筍尖。

雲兒：我最喜歡吃筍了。這道菜的特別之處在於……

婆婆：干煸筍尖是用油炸香嫩的筍尖與鹹味適中、Q脆的海菜條理而成，口味清爽不膩，是夏天最下飯的一道好菜。

雲兒：看起來好好吃喔！

婆婆：下一道是砂鍋香糟雞。砂鍋類的料理是上海美食的代表。這道菜的雞腿有特殊香味，因為是經過大陸進口的紅糟、香酒糟烹調處理的。再加上大

白菜入味，使得口感味濃帶甜，雞腿肉質鮮嫩滑潤。

雲兒：聞起來就讓人食指大動。

婆婆：接下來為各位介紹的是蔥烤鯽魚，經紅燒後的鯽魚肉質鮮美無比，搭配甘甜的蔥燒味，帶著濃濃的古早味。

雲兒：來，這是蔥烤鯽魚。

婆婆：這是醉雞。

雲兒：喔，在飛機上不能吃醉雞，要不然會……大家知道吧！

婆婆：（不為所動）雞肉質感與浸酒程度的拿捏是烹飪醉雞的關鍵，肉質結實香韌的土雞腿經紹興酒醃浸後散發淡淡酒香，加上枸杞、人參、當歸，是一道美味的食補料理。

（料理台開始晃動）

雲兒：好、好。下一道。

（料理台晃動的越來越劇烈）

婆婆：我這裡再介紹兩個上海小點心，分別是餡嫩汁濃的蘇式湯包，以及花生和芝麻共譜的酒釀鴛鴦湯圓，還有棗泥眉毛酥。請您帶著懷舊的心情，來品嚐有著我們濃濃感情的上海老菜！

雲兒：謝謝上海婆婆。各位乘客請不要慌張，您的坐位上方都有氧氣筒，椅子下方有救生衣，當災難發生時請不要慌張，冷靜的穿上救生衣，救生衣的兩端有拉環，輕輕一拉，救生衣就會自動充氣。如果無法自動充氣，救生衣上方有吹嘴，冷靜的吹氣，救生衣也會膨脹。本機共有八個逃生門，請各位謹記逃生方向。我們再次謝謝上海婆婆為我們介紹精緻的上海料理。本航空公司感謝您的搭乘。

（燈暗）

【第五場】

地點：墓園

時間：冬日

婆婆明顯的衰老

雲兒：大過年的來這裡好怪。（停頓，一架飛機飛過）從這裡看飛機好小，看不見裡面的動靜，很難想像那裡面有兩百多人的吃喝拉撒睡都在裡頭。

媽媽：妳平常就在那上頭走來走去。

婆婆：（揮著手）嗨，我揮手妳看得到嗎？

雲兒：當然看得到，我也會在窗口像妳揮手喔！

婆婆：琦琦，我們改天也一起坐飛機，在上面和他揮揮手。

媽媽：好啊！

雲兒：這裡變好多。

媽媽：原來那邊的墓地好像要被徵收來蓋小學。

婆婆：那墳墓怎麼辦？

媽媽：好像要併在這頭。（停頓）聽說這裡以後是高速公路的預定地。

婆婆：那他……

媽媽：可能要換地方睡了。

婆婆：那我？

雲兒：婆婆，妳還早，還可以慢慢物色一塊想要的地。

婆婆：可是、可是人家要跟他一起。

媽媽：會在一起。

婆婆：但是找到地方以後，也不知道以後那塊地又會變成什麼。對不對？

媽媽：也是，沒有墓園一直是墓園的。

婆婆：怎麼辦？我以後要去哪裡？

雲兒：和我們在一起。

婆婆：我是說、我是說死的時候。

雲兒：對呀，和我們在一起。

婆婆：你們會來看我嗎？（停頓）你們會在我墳前撒花嗎？（停頓）你們會做家鄉菜給我吃嗎？（停頓）唉，你們的菜根本就做的不道地，我該好好教你們做菜。

媽媽：媽，不要擔那麼多心，那一天來了，自然會知道。

婆婆：你們會想念我嗎？

媽媽：當然會。

雲兒：婆婆，大過年的幹嘛那麼感傷。

婆婆：不曉得明年過年我們還不還在一起。

雲兒：當然在一起。

（婆婆斷斷續續的唱著“魂牽夢縈”，歌詞越來越模糊，走音……）

媽媽：她這一陣子一直很沮喪。

雲兒：可能是冬天吧！

媽媽：安養院的人說她變得好安靜，以前都是她說故事給別人聽，現在她都窩在角落聽別人說，聽聽就睡著。

(停頓。)

雲兒：今年年來的特別早。

媽媽：年一過，妳就三十了。(停頓)有對象嗎？

雲兒：結婚的？很久沒考慮。

媽媽：妳放棄了。

雲兒：妳會讓我放棄嗎？

(停頓。)

媽媽：妳過得好就好。只是有一個人來照顧妳，我也比較放心，女人家，好歹有個歸宿。

雲兒：我的歸宿不能是妳嗎？

媽媽：傻丫頭。

婆婆：……海角天涯，然後呢？

媽媽：無影無蹤；斷無消息，石榴般紅；卻偏是昨夜，魂縈舊夢。唱得很好啊！

婆婆：他真的喜歡這首歌嗎？(停頓)有一天我提早回來，他的房間傳來葛蘭的“打噴嚏”，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歡“打噴嚏”什麼 *gesundheit*？他怎麼會聽“打噴嚏”？

媽媽：葛蘭那麼紅，他當然會聽到這首歌。

婆婆：(喃喃自言)好怪，……雲兒，有沒有一個叫舒哲平的坐你們的飛機？

雲兒：什麼？

婆婆：他們說他在那一班掉下來的西南航空上。有嗎？

雲兒：婆婆，沒有，我也不在西南航空。

婆婆：琦琦，他怎麼沒跟我們說他要坐飛機，老爺有告訴妳他要去哪嗎？

媽媽：沒有。

婆婆：是妳把他帶走的，對不對。妳嫉妒我跟他在一起。我們曾經是好姊妹，我什麼都跟妳說，妳竟然要跟我搶他……

雲兒：媽媽，婆婆怎麼……

媽媽：她認不出我，以為我是別人。（抱著婆婆）媽、媽，是我琦琦啊！我是琦琦啊！來，我是誰？

婆婆：妹妹。

媽媽：（搖搖頭）嗯，我是妳女兒琦琦啊！

婆婆：琦琦？

婆婆：小琦啊！

媽媽：對對對。

婆婆：隔壁舒先生的女兒嘛！

媽媽：不，妳的女兒。

婆婆：舒先生的女兒、我的女兒，我和舒先生有生一個女兒……

媽媽：妳看、這是舒先生的墓，也就是爸爸的墓……

（沈默。）

婆婆：（指著雲兒）妳是誰？

雲兒：婆婆，我是雲兒啊！

婆婆：在天上飛的對不對。（喃喃言）雲兒、雲兒，對對對，妳是雲兒嘛！我怎麼忘了，真的是老糊塗了、老糊塗。（睡著）

媽媽：好好睡！好好睡！

雲兒：婆婆時常這樣嗎？

媽媽：每天都會上演一次這種把我認為別人，或者把她自己當作別人的戲碼，有時候她會以為我是她媽媽。（停頓）累了，她就會睡著，睡得還蠻好的。

雲兒：她好像知道外公的事了。

媽媽：應該都知道吧！只是要不要面對。（停頓）她怎麼會到現在才提呢？

雲兒：癡呆讓人有勇氣能夠面對。

(停頓。)

媽媽：妳有去跟妳爸拜年嗎？

雲兒：一下飛機就過來了，可能打個電話吧！

(停頓)

媽媽：我決定簽字了。

雲兒：喔。

媽媽：擺了二十幾年，他就等我簽字。

雲兒：想開了？

媽媽：想開？我也不知道。告他，我也不開心；事情僵在那總得解決。如果不離婚，以後我死了，可能會和他葬在一起，和他的祖宗們葬在一起，應該會被供奉在他們的宗親會祠堂裡，一想到這裡，我就覺得噁心。(停頓)我還要和他糾纏到什麼時候，我死了也不想和他有什麼掛鉤。(停頓)妳也大了，我們這樣也蠻好的。

雲兒：哦？

媽媽：我一直以為要有爸爸、媽媽、小孩的家才是一家人。我的爸爸這個位子缺席好久，我也想幫妳爭一個父親的角色，只是越爭我越扭曲。(停頓)女人家沒什麼不好。(停頓)婆婆去安養院後，我有更多自己的時間，一開始會慌，可是久了，發現一個人也沒什麼不好，反而有種自在。每天下午去安養院陪婆婆，幫她洗洗澡，其他時候就去學國畫、氣功，偶爾抬抬頭望著天空有飛機飛過，就想妳在上頭和我揮手。(停頓)我們三個人，緊密的在一起，這也是個家。他缺席並沒有什麼影響。(停頓)他也想有個家，他已經在我們家缺席了，不該讓他在另一個家也缺席。(停頓)有人比我們更需要他。

雲兒：(抱著媽媽)可以鬆口氣了。

媽媽：真的有鬆一口氣的感覺。(停頓)我真傻，現在才放手

雲兒：(搖搖頭)妳是因為現在想清楚了，所以才輕鬆。(停頓)今年真的很不一樣，找個人來談個黃昏之戀吧！

媽媽：三十歲了，講話還是這樣。

(婆婆醒來，滑著輪椅)

媽媽：醒來了。

婆婆：我怎麼睡著了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？怎麼唱歌唱一唱就睡著了。ㄟ，雲兒，妳回來了啊！

雲兒：我跟妳來的啊，妳忘了。

婆婆：對對，我們一起來的。妳還幫我推輪椅。ㄟ，妳不是有帶空中巴士豪華餐嗎？

雲兒：妳不是說過年要吃素？

婆婆：對喔！偶爾有些變化也好，一直是上海菜也會膩。

媽媽：爸還吃的習慣嗎？

婆婆：習慣，他很好養，什麼他都好吃。像正雄一樣。(停頓)正雄怎麼還沒來？

媽媽：他不會來了。

婆婆：哦。(抬著抬望著天空)這裡可以看到好多飛機。

媽媽：嗯。

婆婆：以前我怎麼不知道這裡可以看到那麼多飛機。(呆呆的望著天空，用手指著某一架飛機)雲兒，妳都是坐那一架飛機嗎？

雲兒：嗯。妳揮揮手，我會看到喔！

婆婆：(揮揮手)雲兒、雲兒。

雲兒：婆婆，妳的戒指在陽光下好亮。(婆婆傻笑)上個星期，我在飛美國的航線上，碰到一個老婆婆也帶著跟妳差不多的戒指喔！她買兩個位子，但她只有一個人，她點兩杯茶，她喝一杯，另一杯都不動。她跟我說她陪她老公來。(停頓)那一天乘客很少，她就跟我聊起來，我跟她說妳也有一個很類似的戒指，她說：「戒指的花樣或許大同小異，但是送的方式可是各有巧思。」妳知道，她老公怎麼送她戒指的，也是吻她時，送入她的嘴中。妳不覺得很巧嗎？婆婆，你們那個年代的人，流行這一套嗎？

媽媽：可能吧！妳在飛機上怎麼都會聽到這些阿里不達的東西。

雲兒：飛機上也很無聊。如果沒有這些人跟我說些有的沒的事，那我真的跟服務

生沒什麼兩樣。(停頓)還有一次，碰到一個太太，從上飛機到下飛機猛喝白蘭地，她說她贏了，她要慶祝。可是她又一直在哭。(停頓)很奇怪喔！(停頓)婆婆，妳在想什麼？

婆婆：從飛機上掉下來會不會很痛？

雲兒：如果飛的很高，應該不會。飛機燒的很快，妳還沒有感覺，或者是妳快要感覺到痛的時候，就燒完了。

媽媽：真的嗎？比火葬還沒感覺。

雲兒：死了就沒感覺了，怎麼葬都不會有感覺，有感覺的都是還活著的人。(停頓)我每次在飛機上示範氧氣罩啊什麼的救生措施時，都很想笑，雖然空姐的臉部表情一定要面帶微笑，可是我真的好想笑，因為你根本就沒有使用這個的機會，事故一發生，你還來不及反應，就會變成灰燼。這大概是最乾淨俐落的死亡方式。

媽媽：不要講了，講的讓人好擔心。(停頓)妳還要飛嗎？

雲兒：合約再兩個月就到期了。(停頓)我不飛妳要養我嗎？

媽媽：三十歲的女人。

雲兒：對呀，養三十歲的女人。

婆婆：三十歲，他剛去世不久。(停頓)航空公司的人有一天拿一個長條形的小禮盒來找我。說是他的東西。盒子裡有一條紫色的絲巾。

雲兒：外公送給妳禮物的方式怎麼都那麼特別。

(停頓。)

婆婆：我對絲過敏、我不喜歡紫色。

(沈默。)

雲兒：可能航空公司的人弄錯。

婆婆：應該是弄錯。

媽媽：他今年有跟妳說什麼？

婆婆：老夫老妻了有什麼好說。(停頓)他說，妳自由了。

媽媽：我？

婆婆：嗯。

（停頓）

雲兒：那我呢？

婆婆：什麼時候可以抱孫子？

雲兒：婆婆！

媽媽：他今年送妳什麼禮物？

婆婆：新年禮物啊！他每次都神秘兮兮的，要我自己找，說要給我驚喜。

媽媽：妳找到了嗎？

婆婆：不想找。

雲兒：我們幫妳找，應該可以找到。

婆婆：嗯，不要，萬一找到，但不是給我的，不是很傷心嗎？（停頓）是我的就是我的。我現在什麼也不缺啊！（停頓）媽媽！

媽媽：怎麼了？

（沈默）

婆婆：以後我們不要來了，好無聊喔！

媽媽：喔？

婆婆：我想睡了。（停頓）不要來了，我也不要留在這，我們回家。

媽媽：好，我們回家。

婆婆：以後我不要再留在這兒。

媽媽：好，好，妳會跟我們在一起。

婆婆：妳會不會討厭我？

媽媽：不會。

婆婆：我一直麻煩妳。

媽媽：還好。(停頓) 這樣我們家剛好住滿，我還要養一個三十歲的女人喔！

婆婆：大家一起。

媽媽：嗯，在一起。

(停頓)

婆婆：雲兒，下次帶我們坐飛機環遊世界。

雲兒：好啊！妳要去哪裡。

婆婆：天上。(停頓) 在天上看得到這裡嗎？

雲兒：看不到。飛機飛到雲的上面，什麼都看不到只看得見很柔軟的雲，還有很藍很藍的天空。

(燈暗)

【尾聲】

地點：墓園

已非靜謐的景致，墓園有點類似工地。有一條蓋到一半的高架道路懸在半空中，週遭都是車輛疾走的聲音。

甲：原來在這裡的不是嗎？怎麼變成流動廁所。

乙：樹在這裡沒錯啊，每次他們大人在這裡討論家產的時候，我們不是都在這棵樹下玩拱豬嗎？

丙：對呀，可是，可是墳墓呢？

甲：在這裡、在這裡。可是、怎麼會被擠到這個角落。原來是在正中間的啊！這樣風水都錯了，原來是花了幾萬塊請風水師來看的龍穴，這樣子、這樣子到底是什麼。

乙：本來躺在旁邊的是王媽，怎麼變成張媽？

丙：本性不改，到了墳墓裡還在亂搞。

甲：怎麼會這樣？以前這裡是青青草皮，我們除了來掃墓，還可以野餐。那邊是機場，每次我們都在這裡看飛機，不是嗎？

丙：才移民幾年，回來就這樣。

乙：變好多。（停頓）我記得，春天這裡都有茉莉花香……

甲：你們看那架飛機。國華 625。剛從澎湖飛回來的。

丙：你還記得。

甲：我們以前去澎湖，回來就是坐這一架飛機！

乙：對喔，那時候颱風快來了，我們是候補的最後三名。

丙：不過那架飛機真的好小。只能坐 40 人。飛的時候還晃來晃去。

甲：這還算好的。有一次我去綠島，那飛機是 16 人坐的，晃的才可怕，冷空氣還會從縫隙進來。一個亂流，就讓我的頭撞到艙頂。誇張吧！

丙：真可怕。

甲：還好啦！蠻刺激的，有飛的感覺。

（人聲越來越小，工地機械的操作上越來越大）

（燈暗。）

（終）